

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的求新求变

杨 婧

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的今天，文艺从创作到生产、传播、鉴赏、消费等各环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类型、文艺形态、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互联网已不再单纯是一种传播媒介，更是一种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必需品，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随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文艺的网络化和网络文艺蓬勃开展，因网而生的各种文艺形态交相呼应，文艺的主战场，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因而，对文艺的创作生产和大众的正面引导显得尤为重要。这对文艺评论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传统的文艺评论主要依赖于以传统媒体为载体的传播方式，在今天信息高速流通的新媒体时代已滞后于互联网文艺作品产生、传播的速度。并且，由于传统文艺评论理论性较强，注重引经据典，有时晦涩难懂、曲高和寡，有时甚至是自说自话、隔靴搔痒，这类内容难以引起大众共鸣和广泛传播，无法实现文艺评论的功用。

另一方面，新兴文艺形态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文艺评论样式。当前，互联网文艺评论的样态、形式和传播载体越来越多样化，用户在网站、贴吧、微博、微信、视频等平台都可以即时发表自己对文艺作品的评论，打分、弹幕、留言、图文、短视频等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样式，并且可以很大程度地影响作品的口碑、传播和消费。然而，目前具有公信力且能够给出相对中肯客观评价的新媒体平台仍为少数，大多数平台上的评论内容多是非专业、大众化、碎片化、甚至商业化的，多数为主观感受、情绪宣泄，其中

不乏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缺乏专业的学理支撑，难以有效指导文艺创作、引领大众审美。

因此，文艺评论要顺应时代潮流，紧紧跟上新媒体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调整着力点和发力点，坚持创新理念，求新求变，探索出一条以传统文艺评论影响新文艺评论，传统文艺评论和新文艺评论交相呼应、融合发展的道路。

一是要做好“剥烂苹果”的工作，重在一个“敢”字。互联网强大的算法推荐机制为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文艺评论的对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复杂程度上来说都要远远大于过去。为了流量牺牲质量成了一些创作者的一种常态，为了走红丧失底线大有人在。面对如此乱象丛生的互联网文艺生态环境，文艺评论不应缺席也不能缺席，要敢于直言，敢于批评，敢于对种种不良创作现象表明态度，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要运用完整的学理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给予作品客观精到的分析，积极有效地与新文艺评论形式对话、互动，填补新文艺评论在学理方面的不足，真正起到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

二是要适应新媒体传播速度要求，重在一个“快”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一句言论、一个事件、一个现象只要经过几个小时发酵就可以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因此，传统文艺评论需要积极调整思路，要深入文艺现场，以敏锐的洞察力、真切的感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针对当下热点文艺现象和作品迅速推出短小精悍、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易于传播的微评、短评、快评，以便快速形成话题，在不良文艺现象肆意发酵成大规模社会热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之前，及时发出权威、专业、积极、有效的声音，驱邪扶正、激浊扬清，才不至于让文艺评论姗姗来迟、频频缺位。

三是要适应新媒体时代受众欣赏习惯，重在一个“新”字。新媒体时代，大众的阅读及欣赏习惯变得即时性、碎片化、视化，比起佶屈聱牙、高谈阔论的学术长文，那些语言生动、形式多样的评论形式更具传播力。传统文艺评论要想更好地在大众中得到传播、发挥影响力，就必须尝试新方法、运用新手段、拓展新视角、改变新文风，以创新力提升和带动传播力。要积极探索例如图文、音频、短视频等形式丰富多样、大众喜闻乐见的评论呈现方式，勇于入圈、破圈，研究不同圈层、代际之间网络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摒弃过去那种充满学究气、学院气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的写作风格，调整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以一种更接地气、更有人气、更富朝气、更扬锐气的方式表达主流价值，使文艺评论让大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传得开。

四是要打通融媒体文艺评论阵地壁垒形成合力，重在一个“多”字。文艺评论要加快融媒体阵地多样化布局，努力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官方媒体与自媒体文艺评论阵地上下联动，发挥各自优势和专长，共同发力，形成一个融通的媒体矩阵，最大程度地发挥舆论合力。针对文艺领域倾向性、导向性、基础性、前沿性问题，文艺新作品、新现象、新思潮，不仅要有高屋建瓴、内涵深刻、理论完善的长篇大论，也要有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简意赅的短评、快评，更要有言辞犀利、酣畅淋漓、形式多样的“酷评”“辣评”，形成以专业的融媒体文艺评论为主要力量，以新文艺群体自媒体为新生力量，以传统文艺评论指导新文艺评论、以专业评论带动大众评论的多方合力，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因文相知忘年交 ——《耕堂闻见集》中的孙犁和卫建民

卫洪平



《耕堂闻见集》书影

“你总是能先得我心。”

“近年来，已很少有人和我谈文章得失，故每有疑难，总是写信给你，看看你的想法；而你每次所谈，都能深得我心，这是很使我高兴并感激的。”

天津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耕堂闻见集》，收录1986年至1995年孙犁写给本书著者卫建民的书信62封。上面所引录的，便是孙犁晚年的通信。这批珍贵的芸斋书简，给热爱孙犁的读者带来一份惊喜，也为孙犁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国家机关供职的卫建民，业余时间，饱览京津沪港几家著名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不久他便在文学的黄金时代辨识出孙犁和巴金的声音，认为两位老人的新作品体现了作家的良心。由于文学趣味和审美取向更贴近孙犁，26岁的卫建民自觉地选择孙犁，成为孙犁坚定的追随者。198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是‘孙迷’了。”

5年后，卫建民去天津出差，《散文》编辑部一位熟悉的老师领他到多伦道拜访了孙犁。

交谈中，他对孙犁说：“这几年，在您所有散文中，《鞋的故事》是情绪最好的一篇。”

“对！你的感觉很好。”孙犁说。

卫建民又谈到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里主人公的内心苦斗，以求教的口吻说出自己的看法。

孙犁又说：“是的，你的感觉不错。”

于是，孙犁鼓励卫建民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同时强调，“我不是要你吹捧我”。

那些年，孙犁对有些写他的文章不满意，说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他告诉卫建民，“比较好”的只有两篇：一篇是诗人吕剑写的，另一篇是铁凝写的。

卫建民遵嘱写了《去见孙犁》，登在《散文世界》。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从这年（1986年）开始，这位享有盛誉的文学老人与新结识的文学青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通信。直到老人病重，彻底停止文学创作，无力再与外部联系，才终止。

这一批芸斋书简，记录了孙犁晚年的部分生命轨迹、读书写作实况、指导卫建民的散文写作等。卫建民早期的《又见孙犁》，孙犁“读了两遍，觉得与众不同，有自己的思想”“不止有对象，也有自己”。从卫建民这篇文章，孙犁联想到三十三年写散文很认真、也很吝啬的李又然的得失，便写信提醒卫建民：“你写东西，还可以再放开一些，随便一些，这样就可以多产一些。”李又然曾留学法国，抗战中赴延安，是一位有特色的散文家，可惜留下的作品很少。熟悉孙犁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在这62封信之外，孙犁1986年公开发表了一封致安徽作家张秋实和卫建民的长信，标题是《散文的虚与实》。之前孙犁希望卫建民多写，“最好一个月能写五三篇散文”；后来他认真想了想，又觉得这个要求高了些，实际很难做到。在孙犁看来，小说、诗、报告文学都可以多产，“唯独散文这一体，不能多产”。这是由“这一文体的性质决定的”。孙犁认为，散文在内容上“要实”，在文字上“要简”，“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十卷本《孙犁文集》把这封长信编入“文艺理论卷”，此文对有志于写中国式散文的作者是一剂良药。大概因为是理论文章，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书信，卫建民这回编《耕堂闻见集》未予收录，着实有些可惜。好在“耕堂劫后十种”之七《陋巷集》和《耕堂序跋》里都有，读者不难找到。

在书信往来中，卫建民和孙犁常切磋文章。“我写的

东西”，孙犁在1990年5月1日信里说，“经你一指点，我再看看，每每就确实觉得有那么一种变化。但在你指出以前，我是一点感觉也没有的”。卫建民致孙犁的信，都不留副本，绝大部分散佚了。耕堂身后，家人整理遗物时找出几封，寄还卫建民。其中有一封，孙犁让谈谈他作品的缺点，卫建民复信，直言自己的看法。这几封信没有编入本书，只在孔夫子网站卫建民注册的“槐荫书话”里，能见到一鳞半爪。

孙犁阅人无数。一位著名刊物的主编曾向卫建民转述孙犁的话：“建民是个诚挚的人。”这本《耕堂闻见集》，除了62封信，还有《日记里的孙犁》。日记摘录的内容都与孙犁有关，始于1981年感觉自己成了“孙迷”，止于2002年孙犁病逝，长达20年。卫建民的诚挚，对孙犁的热爱，日记中随处可见。他“长时间读不到老人家的作品，心里就不安”，甚至静夜独语“我害怕孙犁死”。

孙犁的生日在初夏时节，每年这时候，只要情况允许，卫建民都会专程赴天津祝寿。1988年5月11日值孙犁75岁诞辰，头天晚上，卫建民乘末班车抵津，宿在耕堂门外的“福仙池”。这是一家澡堂子，一晚上两块五。次日大早，孙犁一见他就高兴地说：“你不是说五一来吗？”

有一年卫建民到唐山出差，中途下车，看望孙犁。

从日记摘录中可以看出，卫建民追踪阅读、深入研究孙犁的轨迹。也能看到，在孙犁高尚的人品和魅力无穷的作品感召下，卫建民越烧越旺的文学理想，他的勤奋、执着、专注、纯净，以及独立思考的才能和品格。

《日记中的孙犁》是一个文学青年追随孙犁，业余成长为学者的实录，与62封书信放在一起，给孙犁研究者提供了珍贵资料。日记摘录的末尾，有一段附注的文字真挚感人：“我从青年时代就读老人的书，有幸认识老人，相互通信，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事件。我的成长，有孙犁作品的滋养和孙犁高贵的人格精神的浇灌。”的确，孙犁之于卫建民，“产生着塑造性的意义”。

本书收入研究孙犁本人及其作品的散文随笔15篇。私意《孙犁的继承和坚守》需展开论述才显完整，其余各篇，篇篇都是精金美玉，醇正高尚，唯美大气，独具见识。下面几个观点可见一斑：（一）“说孙犁继承了鲁迅以后的文学传统，是我多年研究的第一个结论。”“像鲁迅一样，孙犁身上凝聚了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在当代文学史上，晚年孙犁的十本小说，维系着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命脉；因为孙犁，由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才一脉相承，并在世纪末延续发展。”（二）“一位早就退回内心的老人，本身就是富有的矿藏，每一块都是发光的结晶体。”（三）“孙犁的晚年变法，莫非就是大脑的重塑？可能，可能。”后面这个观点，是作者从中科院院士朱清时“禅定可以重塑大脑”的体验中受到的启发。总之，这本书里的文章有一股灼人的力量，不仅感染读者，且能感染读者。

孙犁生前，看到卫建民的一篇短文，首次提出以1990年的千字文《锁门》为标志，孙犁的创作进入第四期。便写信询问：“你把我的创作分为四期，不知前三期如何分法，望便中告知。”收到回复后，孙犁说：“你的四期分段法，我看很新颖，很有意思，是否可以费些时间，写成一篇论文，也算一家之言吧！”不久，孙犁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我的读书生活》，就是按卫建民提出的这个框架，分四期叙述的。

可能因为工作忙碌的缘故，加上卫建民自认为理论准备不足，孙犁寄望于他的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写出来。今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卫建民编辑出版了孙犁散文精选《时常有风吹过我心头》（“经典慰藉心灵”系列丛书之一），还有这本《耕堂闻见集》（“我与孙犁”系列丛书之一）。7月上旬，他又应邀赴天津出席纪念孙犁逝世20周年暨“我与孙犁”丛书首发式。在接受《天津日报》记者采访时，卫建民说：“孙犁是鲁迅的传人。”通过记者，他建议年轻读者读孙犁的散文，并形象地说孙犁的散文“是玉米面粥，是萝卜白菜，滋味清淡有营养”。书中15篇文章，是他过去35年间积累的研究成果，纵览还算可观。但从“研究”的角度，从作者40年研读孙犁的积淀来看，显然不够厚重，不能让人过瘾。需要一番整合、提炼、升华的功夫，用一部专著的规模来呈现。

事实上，这些年卫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孙犁的嘱托。他在本书序言中郑重地说：“我要尽快写出自己理解的孙犁，完成老人家在世时的嘱托，让读者看到一个奇异的精神文化现象，为我敬爱的前辈立传。”

我们期待着。



莫在空中起楼阁

聂怡颖

军人形象岂能戏说

赵卫国

能不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军人形象，是衡量一部军旅影视剧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在现实军事题材创作中，许三多、蒋小鱼、冷锋等当代军人形象，家喻户晓、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与作品本身交相辉映，永存光影画廊。同时，也有一些作品中的军人形象面孔模糊、千人一面，辨识度较低，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简单化、脸谱化倾向；更有一些作品把当代军人塑造得乖张暴戾、个性极端，毫无生活基础和基本逻辑，用偶像造星的路数吸睛、吸粉，过于娱乐化、庸俗化，陷入戏说的创作误区。

例如，有的军人形象天赋异禀，生而知之，霸总附体，初入军营即吊打碾压一众老兵骨干，兵王天成；有的军人形象为演兵王而演兵王，将动作值武力值拉足拉满，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独来独往，嗜血冷暴，与杀手别无二致；有的军人形象在别墅豪车与部队军营间自由穿梭，在多个女友间潇洒游走，温柔富貴乡，沙暖睡鸳鸯，观众不禁要问翩翩贵公子，何以被戎装？有的正面军人形象由以反派成名且深入人心的演员担纲，尽管演技在线，但一笑一颦中颇有潜入我军内部之感；有的军人形象过于强化性别特征，把军装改小收紧，妆容过浓过重，枪林弹雨间涂脂抹粉，重风情而轻风采，把花木兰演成了李师师。

广大观众和部队官兵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边看边差评，竞相打低分，甚至把观剧的重点由剧作本身变成了看吐槽弹幕。这些作品往往有了热度、有了数据，却丢掉了最为重要的口碑，美誉度极低，且严重挤压了军旅正剧大剧好剧的生存空间。有的制片方对现实军事题材驾驭比较吃力，对年轻化表达的网生内容把握不准，从而导致以赌博的心态搞创作，一味迎合而忽略引领，迷信流量无所不能；有的创作者缺乏军旅生活积淀和感悟，脱离生活乱杜撰，胡编滥造撒狗血，引人入胜第一集，情节内容本身悬浮随意，让军人形象淹没在荒诞离奇的剧情之中。在国家大力清理整顿“饭圈”乱象、营造天朗气清的行业新风和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的大形势下，选择军旅剧转型变身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有的作品因人设剧、量身定制，演员本身的形象气质并不适合饰演当代军人，为了打造主角光环，凸显咖位番位，便不合逻辑地强行改戏、加戏、删戏，自以为油头粉面、放荡不羁和个人英雄主义是对军人形象最好的塑造。

现实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门槛高、风险大、思想强、审查严，必须不忘初心初衷，端正创作态度，坚持正确审美，弘扬创作新风。编、导、演、制等主创人员要深入生活、感悟生活，而不是从网络爽文和国外大片中去体验生活、汲取灵感；要真正走进军营，贴近近心兵，而不是当做一种宣传手段，前呼后拥、蜻蜓点水般地走一走、逛一逛；要走入军人心地感受当代军人的所思所想和血肉风骨，而不是急于把通告、合影、握手等晒入自媒体、写入宣传稿。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在深入生活中找准创作方向、坚定价值引领、筑牢内容基石，始终秉持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健康审美情趣，以演技和形象气质与角色剧情适配作为根本标准，洗尽铅华、脱油去腻、刻苦钻研、磨炼演技，全身心投入角色创作，追求德艺双馨，才能描摹好当代军人形象，铸就永恒军旅经典。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双塔

太原日报